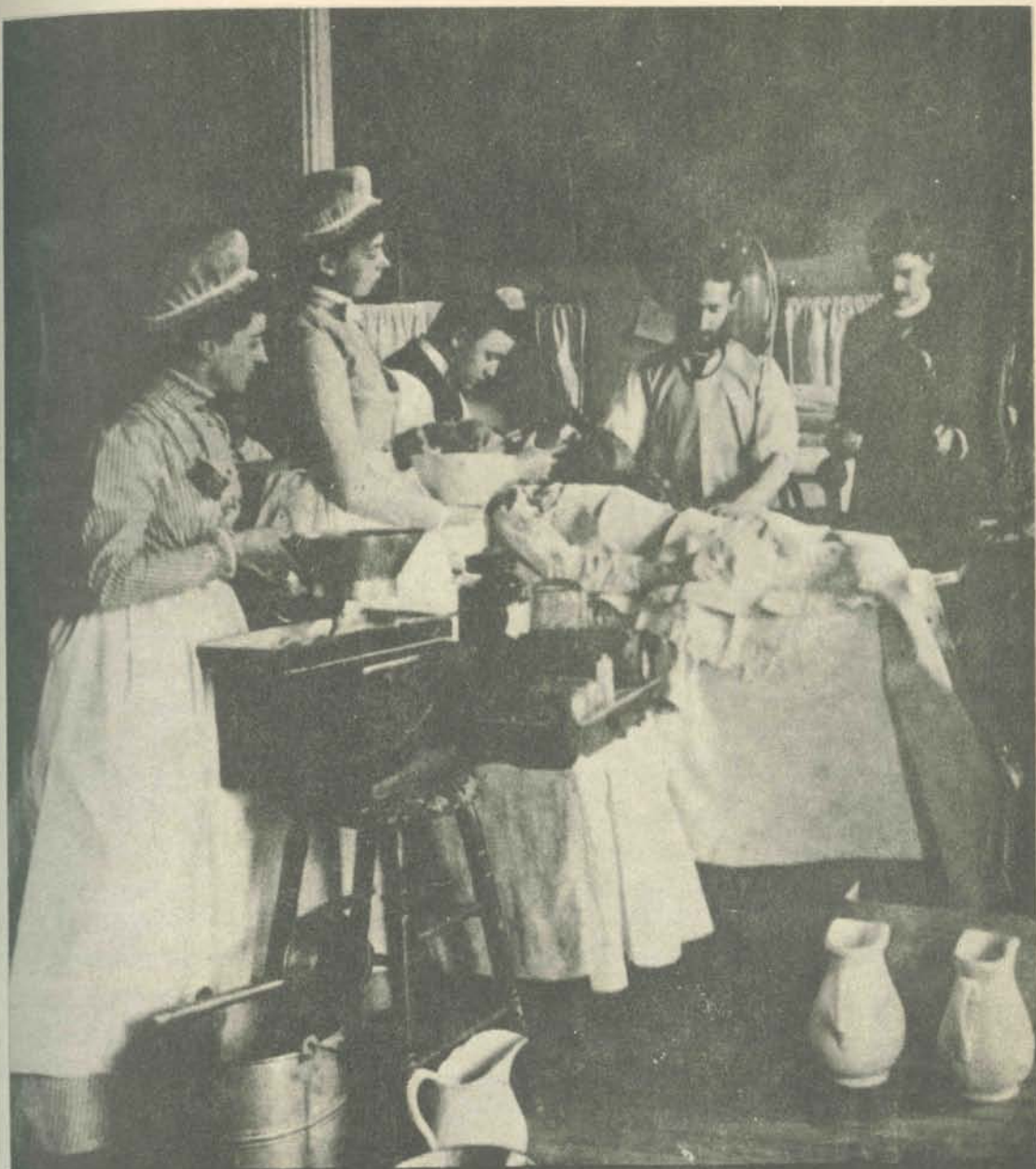


從中國西化醫學史論醫學中文化



—要使醫學在中國生根，必先使醫學說中國話—

〈一〉前言

西洋醫學自明代利瑪竇時代即不斷傳至中國，迄今已達四百年，而西醫所以至今尚不能在中國生根，其原因固千頭萬緒，而最大原因在西洋醫學沒有中國化、中文化，不能深入人心，造成風氣——我國民衆之醫學知識至今低落如此，我輩從事醫藥工作者實應負最大責任。筆者試由中國西化醫學史論醫學唯有中文化，方能使醫學在中國生根，進而躋世界醫學之林。

〈二〉教會與西化醫學

明代耶穌會教士利瑪竇著「西國記法」，艾儒略著「性學補述」，高一志著「空際格致」，皆言神經心理學，

陳勝崑

圖一：廣州博濟醫院所用之教科書。



圖二：英，合信氏。



不幸此輩教士把神學、靈魂學、神經學混為一談。後來玉函（Johann Terrentius）著，畢扶辰（山東掖縣人）定之「人身說概」及羅雅各（Diego Rho）、龍華民（Nicolao Longobardi）、鄧玉函合譯之「人身圖說」是西洋解剖學譯至中國的第一部。這些西醫書曾深深影響以智、王宏翰、顧若思、劉獻廷等人的科學、技術思想。王清任（直隸玉田人）因而立志親自觀察屍體，改正古解剖圖之謬誤，寫成「醫林改錯」這部奇書（註一），復光（歙縣人）因而用西法研究物理光學，著「鏡鏡錄」五卷，黃履莊（廣陵人）因而製成我國第一部顯微鏡（圖一）（註二），黃超因而製成體溫計，一時風起雲湧。中國西化醫學似呈一片曙光；不幸因社會風氣、傳統包等種種因素，加以屢生教案，雍正禁教，及後起研究者無人，西洋科學併合西醫學遂告中斷（註三）。康熙時，教士巴多明（Le P. Parrenin）用滿文譯第阿尼斯（Pierre Dionis）解剖學（一六九〇年，巴黎出版）經五年之力，譯成一書分寫三部，秘藏不許刊行，故此書無流散民間，對傳統中醫之不重解剖，不能砥礪之。咸豐、道光以降，西學併西醫學同洋槍洋砲再入中國。一八〇五年英東印度公司醫官皮爾孫（A. Pearson）傳播種痘法於中國，斯當頓繼起，且傳授其法於中國生徒海官，後來海官成名醫，三十年間為人種痘達一百萬。一八二〇年嘉慶二十五年）英人外科醫生禮溫斯頓（Livingston）與馬禮遜（R. Marrison）在澳門立一小醫院，醫治貧苦中國人，有中國生徒襄助。一八二七年英醫師郭雷福（T. R. Colledge）在澳門開一家眼科醫院，他深深了解治病有助於傳教，所以寫了一篇論文——「以醫生來中國傳教的建議」這種建議很受洋人的重視，終於導致一八三四年第一位傳教士醫師（Missionary Doctor）伯駕（P. Parker）至中國。翌年，他在廣州創立了中國第一家西化醫院——廣州博濟醫院（Cantao Hospital）（圖一）為遠東各國西醫、西藥之始。這個醫院有三件事要特別提出：一、它以眼科及外科著名，一八四四年割砂淋，一八四七年始用伊打麻醉法，一八七五年首次使用割腹治療術，均在中國醫學史上劃上重要的一筆。海口、陽江等處，最先所有醫院皆博濟所分設。二、中國籍的第一位傳教士——影響洪秀全革命的「勸世良言」作者梁發，是這醫院的應聘傳教士。三、國父曾在这醫院的附校讀了一年，與鄒士良等革命志士日夕暢談，構想改革中國之道。（註四）一八三九年英人合信（B. Hobson）醫師（圖二）至廣州，譯著西醫書「西醫略論」、「婦嬰淺說」、「全體新論」（圖三），「內科新說」，對中國西化醫學貢獻良多，嗣後美人醫學博士嘉約翰（J. G. Kerr）認為中國醫學不明解剖，不講生理，不知物理、化學，治療純用藥物，並無割治之法……致中國每年死亡之數，較全為多，應前往拯救。但當時風氣未開（註五）求治者少

圖三：合信所譯之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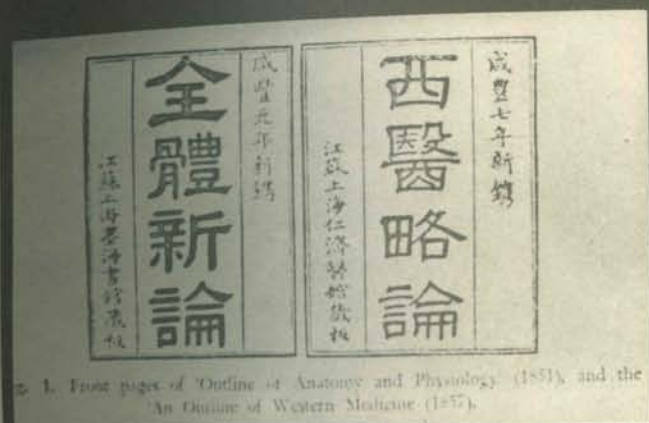


Fig. 3. Front pages of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1851), and the 'An Outline of Western Medicine' (1857).

嘉氏逢於臨症之暇，翻譯醫書，以授生徒，先後譯成「化學初階」、「體質窮源」、「體用十章」、「割症全書」、「炎症新論」、「內科全書」……等十餘種。嘉約翰主持廣州博濟醫院達四十年之久，醫治達百萬人之多，一生貢獻廣被西化醫學於中國，至死不懈。一八八七年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成立，此書院為南海人何啓博士（Dr. Ho Kai）及教會人士所創辦（註六）。何氏早年留學英倫習醫學及法律，娶英貴胄雅麗絲（Alice）為妻，東歸後歷任香港議政局議員，有名於時，然不久雅麗絲死，何氏將其妻遺產捐辦雅麗絲醫院，再於院內辦西醫書院（圖四），一八九二年 國父即以第一名自此書院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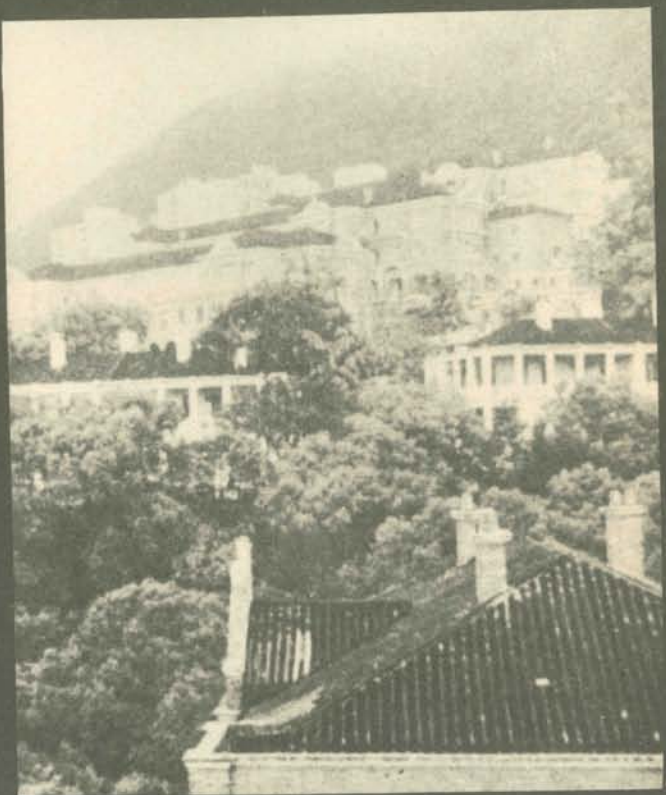
西醫書院以後，外人在華設立的計有寧波之華美醫院，上海的仁濟醫院，汕頭的汕頭基督醫院……等數十所之多，故中國西化醫學之早期，可謂為教會醫學。

註一：關於王清任之事跡，請參見拙文：中國解剖學先鋒——王清任及其醫林改錯，綠杏22期，一九七四年。

註二：明代黃履莊自製顯微鏡，而四百年後之我國尚不能自製顯微鏡，良可長嘆。

註三：明清西洋傳教士所帶之科學，不能在我國激起文藝復興或工業改革，西方學術未能大量輸入為其主因，

圖四：香港西醫書院，現港大醫學院。



然雙方態度之不同亦可解釋其大端：傳教士者，最大目的傳其福音於中國，科學及技術僅為其接近士大夫之手段罷，中國方面，只欲取其天文學、改良曆書，而有利耕種罷，對學習其他學術，不過偶而附及之餘事。

註四：參見羅香林著：國父之大學時代。

註五：初，教士為收容中國孤兒及貧兒，多於教堂附設育嬰堂，然國人不以為教士行善，反誤認教士借嬰兒採生折割，採陰補陽，挖取小孩心眼以製藥——故衆心嘩然，加以愚民散佈謠言，所以屢生教案，如一八六二南昌教案，一八六八揚州教案，一八七〇天津教案皆因士民對育嬰堂的誤會。自不利西化醫學之推廣。再者，西醫以外科見長，國人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願被外科醫治。

註六：何啓不但是一位學識宏通的學者，而且也是愛國憂時而以中國興亡之責自任的志士，其革新救國的主張以「中國先睡後醒論書後」為代表， 國父與其有相當的交誼，興中會成立，便很得何氏的贊助。

〈三〉西化醫學國有化

當教會醫學盛行時，國人有識之士亦漸漸感到西醫實勝於中醫（註七），擬自辦醫學院，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背書」的求學方法，限制了中國人的智慧，也使中醫無法成實驗科學。



年）京師同文館由一個翻譯學校改為高等學府，設科學部，五年法人畢利幹（M. A. Bilequin）應聘授化學，十年（一八七一）請德貞（Dr. Dudgeon）授醫藥及生理。在南方，同治元年（一八六一），曾國藩、李鴻章，奏設工廠於上海虹口，專製槍砲與戰船，稱為機器局，八年（一八六九）規模具備，改名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內分四部：一、製造廠，二、翻譯館，三、兵工學堂，四、方言館（原上海同文館），大事翻譯科學書籍，其翻譯西洋化學名詞有五原則：一、祇用一個中國字，二、採用中國字偏旁以定性，三、中國已有者從中國原稱，中國未有者造新字，四、採用原有漢字，但讀音可更改，五、不得已而造新字保持漢字形態——經數十年之努力譯成「西藥知新」、「化學鑑原」、「法律醫學」、「化學求數」、「西藥大成中西名目表」（圖五）……等百餘種，立下今日我國化學及醫學之基礎。光緒七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醫學館，二十八年袁世凱創北洋軍醫學堂，宣統二年廣東設陸軍軍醫學堂，民國十八年國人自辦醫學已有二十所。

註七：清代之中西醫學論戰中，認為西醫勝中醫者有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主張：「凡海疆各省主試者，宜就地會同各西學大書院山長。訂斯掛牌，招考西學，一試格致，算、化、光、電……諸學……三試內外醫科、配藥、及農家植物新法……。」丁福保，在其「歷代醫學書目序」：「西人東漸，餘波撼盪，侵及醫林……而駘稚之醫，以通行陋本，坊間歌括，盈腦塞口，讀讀如豕羊，酣臥於厝火積薪之上，而坐棄他人之長，推之天演公例，數十年後，醫界國粹，亦不復存矣……」又「醫學補習科講義緒言」：「吾國醫學四千年來，謬種流傳，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適以殺人……」。梁啟超「讀西學法」：「西人醫學，設為特科，選中學生之高材者學焉，中國醫生乃強半以學帖不成者為之，其技之孰良，無待問矣！」

沈純認為中國古醫學，與今之泰西醫學相若，唯後不知考究，以致古法失傳：「……解剖之說靈樞載之，班固記誅霍義量度五臟之事，文獻通考，郡齋讀書志具有真圖，後世不加考究，遂蹈摸索臆想之弊……。」他更指出西醫中除接骨、金鏃、割瘤、洩腫諸法外，其餘各法遠遜中醫，尤以脈學為最。沈純這種腐愚的見解，足見其不明中醫，更不明西醫。

中西醫學論戰，自明代至今已逾五百年，其過程之精彩當不下近代之中西文化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或白話文言文論戰、醫學論戰之背景為中西文化、思想、學術之縮反應，筆者早有志寫「中西醫學論戰史」，嘆資料不足，無以引徵。由此窺中國近代化問題，實一良好角度。

〈四〉西化醫學中文化的重要

丁福保編譯丁氏醫學叢書，把日本西化醫學引入中國，功勞至大。

丁氏醫學叢書總序

余自輯此後，即喜涉獵典文或戶漢句，或觀千里人事，懷德未嘗輟也。讀者謂其書一經本朝諸儒疏證，明始原道義，後生理運補，且不足以名家，遂求其書，實則於說文許氏水陰陽消息於易，漢氏求章句，作於禮部氏求義理，心性之學，於漢洛關諸事求歷代宏綱鉅典之因革，於九通及正史之表志求九章元代，歷何三角微積等學於中外之時人求詞章之學於漢魏六朝唐宋以及本朝之通鑑，咸西河北江諸家如是者十餘年，資性惟勤，不能有所得而心動形聲苦之，肺病遂成，遂求醫學於本經素問靈樞經以及漢之張長沙晉之葛稚川唐之孫思邈金元之四大家，如是者數年而肺病日益加劇，莊子刻意為有曰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淮南子精神訓亦有此語）三國志華佗傳亦有曰熊經鳥伸，家傳引之事而與近世孫唐氏之講力養成法遙相符合，求其法而習之而體力少強，遂求解衛生理衛生學以及醫學藥物學於東西洋之典籍而專注其意於肺病約年餘而病果瘳。

圖五：江南製造局譯的「西藥大成中西名目表」



五十年前，丁文江先生曾說：「科學……是教育同修養的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這是胡適認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對科學救中國、愛人類最肺腑的話。杜威亦說：「我們文化的將來全由科學的精神之廣擴與緊握而決定。」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不外：一、八股束縛年青人的智慧。二、儒家思想中之科學成分不多。三、輕商重農的政策。四、官僚鄉紳地位及勢力之龐大。五、宋明理學的影響。另地形、氣候、思考方式、祖先崇拜亦大大限制中國原有之傳統科學蛻化成近代科學。

故為實現國父「迎頭趕上」西方之目標，引進西方最新之科技知識，誠當前之急務，而科學之中文文化更為急務中之急務。因文字可以塑造成範疇思想的型式，而內在的影響甚至決定我們的思想活動，及認知作用。既我等身為中國人，中文已涵化入生活中，甚在潛意識成定型。故應以自己國家的語文來表達科學思想，散佈科學知識。

伏斯勒（Karl Vossler）在其「文明中語言的精神」一書云：「一個人可以學得許多語言，不過能夠切身體驗的語言只有一種，那便是從孩提時代到成為一個語言家庭成員階段中所學的語言，這種過程中每人在一生中僅有一次，所以母語和在長成後學得的語言是有其不同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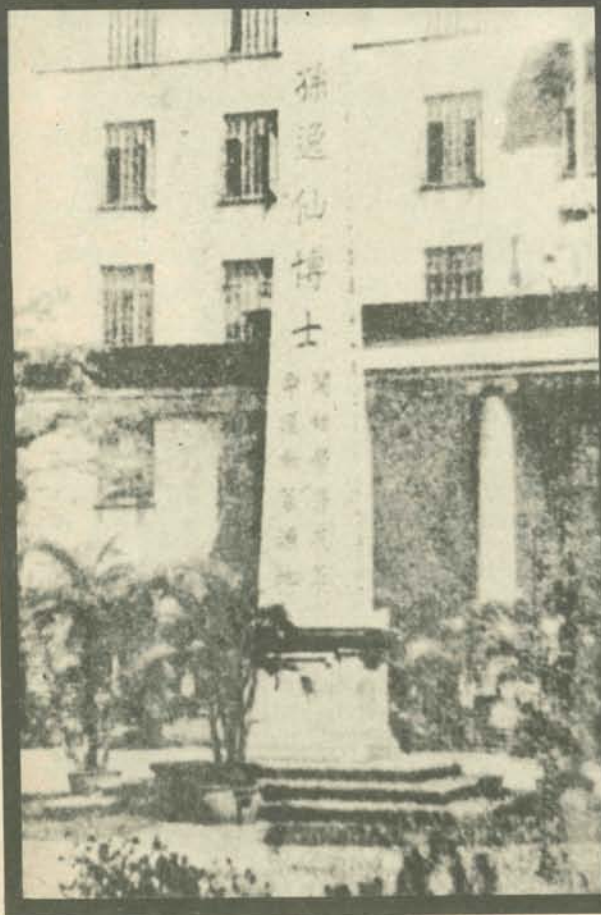
唯有醫學中文化，醫學才有可能在中國生根。唐玄奘由印度攜大量之梵文佛經至中國，窮其餘年，集合弟子努力翻譯，以期佛學中文化，結果成功了，數千年來佛教之浸入中國人心，玄奘之功不可沒。要知道，醫學之進展有二：一為天才之於醫學學術之突破，二、為一般民衆醫學水準之普遍提高，而後者更是決定一國國民的體格，一國國勢之強弱的要素。故醫學無中文化，即無法提高民衆之醫學水準。

明治維新時，日本科學界有一句口號：「要使科學在日本生根，必先使科學說日本話。」故明治維新的成功，及日本戰後可以迅速重建，科學日文化的功勞實不可沒。山內恭彥教授曾說：「因為人考慮事物時除借助語言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用從外面借來的語言，不能作為十分深刻地思考。」又說：「用本國的語言以教授科學，這對科學的發展比什麼都重要，有人認為日本語不適用作科學用語……在今日，則不用日語來談科學的，一個也沒有。」縱觀上述之中國西化醫學史，便知道當初傳教士醫師，京師同文館、上海製造局如何為醫學中文化而努力。

〈五〉西化醫學中文化的歷史

合信氏（Dr. Hobson）在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八年

廣州博濟醫院「孫逸仙博士」紀念碑，
上刻「開始學醫及革命運動策源地」。



間，出版一系列的醫學書（見前），內有一些中英文醫學名詞對照表，此為中西醫名詞交通的第一次。一八七一年起嘉約翰（Dr. J. G. Kerr）為西醫書之翻譯及中西學名詞之審定費了三十年以上的功夫。一八九〇年，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註八）在上海成立名詞審定委員會（Terminology Committee）籌備會。一九〇一年，這委員會第一次開會，出席者有Dr. H. T. Whitney, Dr. J. B. Neal, Dr. G. A. Stuart 及 Dr. P. B. Cousland，而由高氏任主席，民國四年春，中華醫學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江蘇省教育會及博醫會合作，為求譯名之統一而聯合成立「中國醫學名詞審查會」於上海，至民國七年七月召集第四次會議時，教育部予以津貼，擴充改組為中國科學名詞審查會，高似蘭於民國十九年去世，為紀念此對中國近代醫學有貢獻之英人，特將此辭彙定為「高氏醫學辭彙」，此書一直至今日尚為中國之醫學人士所用。

來台後，李煥榮氏，深感高氏醫學辭彙雖為研精利器，然未加詮釋……以視窺歐美者之博大精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發憤編華欣醫學大辭典，於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出版。（註九）

註八：博醫會為外國教會在中國之醫院的聯合組織，創博醫會雜誌於一八八七年，且翻譯醫書甚多，對中國近代西化醫學極有貢獻，筆者藏有該會譯自 A Textbook of Anatomy 之體學圖譜，印刷極為精良，出版於清宣統三年，國民革命之前夕（圖六）。

註九：詳見華欣醫學大辭典序。

〈六〉西化醫學中文化的癥結

反對醫學中文化者，理由有三：

一、若中文化普遍推行，學醫者之英文程度必將降低，而勢不能直接閱讀外國書籍、雜誌，對引進西方最新醫藥知識有阻礙。

二、用中文寫醫書，速度遠較外文為慢，且醫學電腦化時代，必用外文。

三、若干醫藥名詞至今尚未統一，且最先進之醫藥名詞，國內尚無譯名。

對第一個理由，吾人可曰，若中文化徹底推行，中文書大量印行，將可節省千萬醫界人員學外文之長時間，而直接用之醫藥之研讀與研究。當然推行之初期，可仿日本商請有志之士將外國之期刊整批譯成中文，以彌補這段空檔，日久後，本國醫藥書籍及雜誌當可抗衡外國。是時不但學術獨立，且將留給吾國後代珍貴的文化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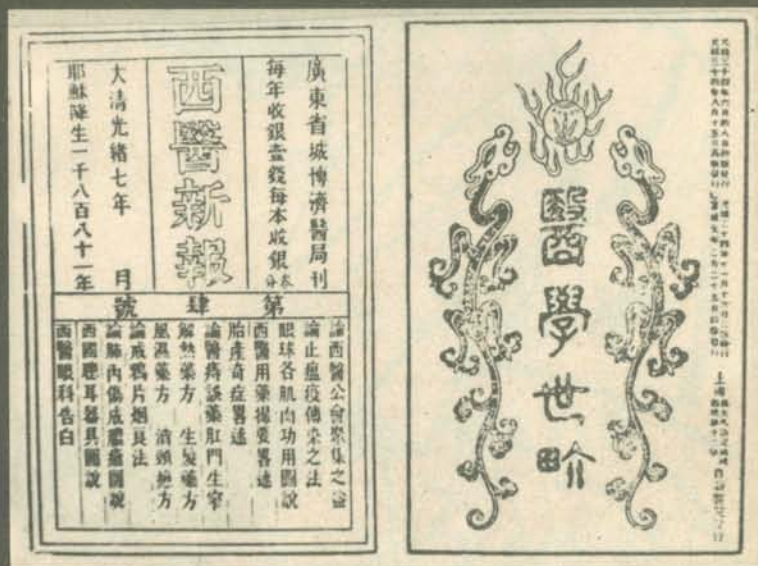
第二個理由涉及語言學的問題，吾人深信中文是可表達科學、敘述科學的，盼語言學家及科學家合作努力。且最近中文電腦幾已研究成功。

圖六：博醫會譯的解剖書「體學圖譜」。



1881年，即光緒七年，嘉約翰創辦西醫新報，是第一種中文醫學雜誌。

1908年，即光緒卅四年，丁福保創辦醫藥世界，是中國人出版醫學雜誌之第一部。



第三個理由不成理由，盼國立編譯館及醫學人士努力醫學革命先輩余巖（雲岫），早在民國十七年於其自創之社會醫報（註十）即大聲疾呼：「夫欲一國學問之發達，非以本國文字展開之，必不能有廣大之進步，吾人主張新醫學者，服從真理也，尊重科學也，欲與世界競雄，非欲為國際奴隸也。」

註十：余巖字雲岫，浙江鎮海人，大阪大學醫學士，任中央衛生委員時，發起廢除中醫運動，為近代中西醫學論戰之主要人物，被譽為「比中醫還了解中醫的西醫」。創辦「醫藥評論」、「社會醫報」以啟發民衆「醫學之科學化。思想之科學化。」，促進黨國「政治之衛生化，醫學之社會化」，進而求「衛生之國際化」，其用心可謂良苦，其理想可謂高遠。

〈七〉結語

陳之藩曾很詩意且帶悲嘆地說：「一個沒有學術氣氛的國家就如同一個沒有星星的晚上一樣。」如果我們不想永遠淪做「白種人的負擔」，就切切實實施行醫學中文化，此醫學中文化含三種意義：一、翻譯外國醫書，二、用本國文寫醫書，三、再進一步把科學的醫學散佈至全國人的心中。如此，不但密醫、密藥自然消失，中西醫學論戰

，五百年來可也停止。醫學革命之先輩王清任、陳定泰、汪企張等將可瞑目於地下。中國的現代化將呈一片美好的曙光。

主要參考書目及報章：

- 一、伍連德、王吉民合著英文中國醫史，一九三二，上海。
- 二、張星烺著歐化東漸史，一九七四，臺一版。
- 三、呂實強著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一九七三，二版。
- 四、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七、八冊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九六一。
- 五、瞿立鶴著清末西藝教育思潮，一九七一。
- 六、丁氏醫學叢書總序，丁福保，一九四〇。
- 七、方豪著方豪六十自定稿。
- 八、吳宣易著京師同文館略史。一九三三讀書月刊二卷四號。
- 九、高似蘭編譯高氏醫學辭彙，Historical Notes。
- 十、魏君著咬文嚼字談科學中化，台大代聯會訊，一九七四。